

目 次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Ⅱ〕

乡村教士·····	王文融译 (3)
第一章 韦萝妮克·····	(3)
第二章 塔士隆·····	(46)
第三章 蒙泰涅克的本堂神甫·····	(72)
第四章 格拉斯兰太太在蒙泰涅克·····	(121)
第五章 韦萝妮克踏入坟墓·····	(216)
幽谷百合·····	李玉民译 (257)
题解·····	(571)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Ⅱ〕

乡村教士

第一章 韦萝妮克

三十年前，在利摩日下城老邮局街和旧城街的拐角上，有片似乎原封不动从中世纪传下来的店铺。多处渗出水迹的地面上，铺着裂痕累累的大方砖，奇形怪状，凸凹不平，谁要不加小心，准会绊上一跤。灰粉墙露出横七竖八的木板、砖头、石块和铁条，因为年代久远，或许全凭偶然，互相挤压得结结实实。一百多年来，天花板巨大的横梁被上面几层楼压得弯而不断。这几层楼墙上打了木筋，外面覆盖着钉成几何图形的青石板，保留了旧式布尔乔亚建筑物的稚拙风貌。镶木框的窗上，往日的雕饰经过风吹雨淋，如今已残缺不全，没有一扇窗是垂直的：有的外倾，有的凹进，还有的快要散架；每扇窗户被雨水冲出的缝里不知怎么吹进来一些松软的泥土，春天一到，便从泥里钻出几朵小花，几株细嫩的攀援植物和纤弱的小草。房顶和窗台上长满毛茸茸的青苔；房角的支柱，虽由混合材料砌成，就是说在石头里添了砖头和石子，但是它弯曲得叫人看着害怕；似乎总有一天会被山墙高出半法尺的房子压断。市政府和路政局因此买下这幢房

子，然后命人推倒，以扩大十字路口的街面。这根支柱位于两条街的拐角处，上面雕着一个精美的壁龛，深受利摩日文物爱好者们的推崇，壁龛里有座圣母像，在大革命期间遭到损坏。自命精通考古学的布尔乔亚们发现龛内留有放烛台的石栏的残痕，善男信女们就在那儿燃点香烛，摆放还愿物和鲜花。店铺尽头，一道蛀蚀的木梯直通上面的两层楼和一间阁楼。这幢房子，背倚相邻的两栋楼，进深不大，只靠窗户采光。每层楼仅有两间小屋，各有一扇窗，分别开向旧城街和老邮局街。在中世纪，工匠们的住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它当年的主人显然是些锁子甲制造商，枪炮匠，刀剪匠，几位手艺活可在露天干的师傅；和许多位于街角的店铺一样，支柱两侧各有一扇门，不取下临街两面的铁护窗板，屋里什么也看不清。每个门口，有道经过世代磨损的、好看的石门槛，门后一堵半人高的小墙，墙和上方支撑墙壁的横梁上各开了一条槽沟。自古以来，人们便把厚实的门板塞进槽沟，钉上宽大的有螺栓的铁皮；然后，两扇大门如此一关，商人们在家就象守在堡垒里一般安全了。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利摩日人看见这房子里堆满废铜烂铁、弹簧、车轮钢圈、钟铃以及拆房时得到的一切废旧金属，如今，对旧城的这堆残骸感兴趣的人细察室内，可以发现一长条烟筒，表明这里原有一根炼铁炉的烟管，这个细节证实了考古学家们对店铺最初用途的猜测。二楼上有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三楼有两间卧室。阁楼用来存放比那些乱七八糟扔在铺子里的东西更细巧的物件。这幢房子先租了出去，后被一个名叫索维亚的市集流

动商贩买下，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六年间，此人跑遍了奥弗涅周围方圆五十法里之内的乡村，用陶器、盘碟、玻璃杯，总之最穷的人家过日子也少不了的器皿，换取废旧的铁器、铜器、铅制品，不拘以什么形式伪装起来的一切金属。这位奥弗涅人用一只值两个苏的褐色沙锅换一斤铅或两斤铁，诸如卷刃的锹，断口的锄，裂了缝的旧铁锅；自己的事他总要自己作主，废铁也要亲自过秤。从第三年起，除这个买卖外，索维亚又做起了制锅的生意。一七九三年，他购置了国家标卖的一座古堡，将它拆散出售，所得的收益，他大概拿去在他活动的地域内作了几笔类似的买卖；后来，初步的尝试使他心生动念，那就是向巴黎的一位同乡建议作笔大交易。于是，因其破坏性而远近驰名的“黑帮”^①便在老索维亚的头脑里诞生了。二十七年间，流动商贩呆在这间破旧的铺子里，置身于那堆破钟、连枷、链条、直角形支架、扭曲的铅檐槽和五花八门的废铁器之间，这是利摩日人有目共睹的，应当说句公道话，索维亚根本不知道这个帮会有多大名气，发展到何等规模；他从中得到的好处，只是向有名的布雷扎克商行^②投资生息。奥弗涅人对走乡串集感到厌倦后，于一七九七年娶了螺居的锅匠尚帕尼亚克的女儿，在利摩日定居。岳丈死后，他买下那幢房子，和妻子结伴在乡村又做了三年废铁买卖，然后开

① 黑帮，指王政复辟时期以购买并拆毁古堡或历史古迹为业，靠出售旧建筑材料和地皮谋利的投机商。

② 布雷扎克商行，一七九〇年起设在巴黎王家花园街一家专营废旧钢铁和其他金属的著名商号。

起了铺子。索维亚娶老尚帕尼亚克的女儿时年届半百，她大概也不下三十。尚帕尼亚克的丫头毫无姿色，在奥弗涅出生，家乡话使他俩互相吸引；而且，她脖颈粗壮，干得了最苦的活儿；所以她陪索维亚跑买卖。她背回铁或铅，赶那辆满载陶器的蹩脚货车，她丈夫就拿这些陶器进行改头换面的重利盘剥。尚帕尼亚克的丫头褐色头发，脸色红润，身体健壮，笑时露出一口杏仁般大小的白牙；最后，她长着天生当母亲的那种女人的胸脯和胛骨。这个胖姑娘之所以没有早嫁人，是因为她父亲虽然从未读过莫里哀的作品，实行的却是阿尔巴贡^①不给陪嫁的方针。索维亚不怕不给陪嫁；再说一个五十岁的男人也不该挑三拣四，妻子还能给他省去雇女佣的开销。他没给卧房添置任何家具，自新婚之日直到搬家那天，房间里只有一张挂着细齿状帐檐和绿哗叽罗帷的带栏杆的床，一个矮碗橱，一只五斗柜，四张扶手椅，一张桌子和一面镜子，全是从各地带回来的。碗橱上层摆着一堆锡制餐具，其中没有一件是配套的。看了卧室，厨房的样子便可想而知。夫妻俩谁也不识字，教育上的缺陷并不妨碍他们精于计算，买卖兴隆。假若没有转手卖出赚利一倍的把握，索维亚决不买一件东西。他收付均用现金，免去记帐和管银箱的麻烦。而且他记性极好，即使一件东西在他铺子里放了五年，他和妻子也能相差无几地回想起它的售价，以及每年加上利息后的价钱。索维亚的老婆除去忙家务外，其余时间总坐在背靠

^① 阿尔巴贡，莫里哀的喜剧《吝啬鬼》中的主人公，著名的吝啬鬼典型。

店铺支柱的一把摇摇晃晃的木椅上；她一边织绒线，一边注视过往行人，照看那堆废铁，出售，过秤，索维亚外出收购时，她亲自送货上门。天刚蒙蒙亮，人们便听见废铁商下门板，看家狗窜到街上，不一会索维亚的老婆也来帮男人，把门铃、旧弹簧、铃铛、坏枪管、用来当招牌的小玩意摆到老邮局街和旧城街那两道小墙构成的天然搁物架上，这些小玩意使铺子显得挺寒伧，其实里面常有价值两万法郎的铅、钢铁和钟铃。过去的市集旧货商也好，他妻子也好，从不谈论他们的财产，象歹徒隐瞒罪行一样把财产藏起来，有很长时间人们怀疑他们给金路易和埃居^①削边取金。尚帕尼亚克过世时，索维亚夫妇没有清点财产，象耗子一样精细地搜遍房子的每个角落，把东西拿个精光，然后在自家铺子里卖锅。每年十二月份，索维亚搭公共马车去一趟巴黎。于是，街巷里的观察家们推断，旧铁商怕暴露自己的财产状况，亲自去巴黎投放资金。后来听说他年轻时结交了巴黎最有名的金属商之一，和他一样是奥弗涅人，他把资金存在布雷札克商号的银箱里下钱蛋蛋，这个商号是著名团体“黑帮”的顶梁柱，上文讲过，黑帮是按照它的成员索维亚的主意在该商号组织起来的。

索维亚身材矮胖，面容憔悴，一脸诚实相很能吸引主顾，为他的买卖帮了忙。他讲话武断生硬，态度非常冷漠，这对实现他的意图不无裨益。天生的鬃发和落下麻子的脸上沾了

① 埃居，法国古代货币单位，其价值大小不一，一埃居一般值三法郎。

一层黑色的金属屑，叫人难以看出他的红润脸色。前额有股高贵的气派，很象一切画家笔下那位最严酷、最有平民味，也最机智的使徒圣彼得的古典式前额。他有一双不知疲倦的劳动者的手，又宽又厚，四四方方，被干硬的裂口弄得皱巴巴的。上身肌肉发达坚实。他总不离市集流动商的那身行头，带钉子的笨重鞋子，妻子织的蓝袜，上面套着皮护腿，暗绿色的绒布长裤，花格背心上挂着银怀表的铜钥匙，铁表链磨得象钢一样光滑发亮，与长裤料子相同的带小垂尾的上衣，脖子上一条被胡子蹭旧了的鲁昂花布领带。逢到礼拜天和节庆日子，索维亚穿一件栗色呢礼服，由于十分爱惜，二十年里只更新了两次。索维亚夫妇在重大节日才吃肉，相比之下，苦役犯的生活也算得上奢侈了。索维亚的老婆拿出一天过日子需用的钱时，先要在两只藏在长裙和衬裙之间的口袋里摸索一阵，掏出来的从来都是磨损发旧的六利勿尔或五十五苏一枚的钱币^①，她绝望地左看右看，然后才换成零钱。通常夫妇俩只吃鲱鱼、鹰嘴豆、干酪、煮鸡蛋拌生菜、加了最廉价调料的蔬菜。除了买几把久放不坏、价钱便宜的蒜头和洋葱外，他们从不储存食品；冬天取暖用的少量木柴，索维亚的老婆每天向过路的捆柴人购买。冬天晚七点，夏天晚九点，夫妇俩已关上店铺，让那条在邻里的厨房里寻食的大狗看守，自己上床睡觉。索维亚大婶一年用不了三个法郎的蜡烛。

^① 利勿尔和苏都是法国古代货币单位。一利勿尔约相当于一法郎，一苏约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这家人勤俭淡泊的生活中也有乐趣，一种天然的乐趣，他们为此花的钱是大家知道的唯一开销。一八〇二年五月，索维亚大婶生下一个女儿。她没有请人接生，产后五天便开始操持家务。她坐在那张八面来风的椅子上，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卖废铁。吃母乳不花钱，她让女儿吃了两年奶，孩子倒也长得不错。韦萝妮克成了下城最漂亮的孩子，过路的人常停下来看她。女邻居们这时发现老索维亚流露出些许感情，原先还以为他有副铁石心肠哩。妻子给他做晚餐时，生意人把小家伙抱在怀里，哼着奥弗涅小调为她催眠。工人们有时看见他一动不动，望着在母亲膝上熟睡的韦萝妮克。为了女儿，他那难听的嗓音也变得柔和了，抱她前要在裤子上擦擦手。韦萝妮克蹒跚学步时，当父亲的弯下身子，在几步开外朝她伸出胳膊，做着怪相，那张粗糙严厉的面孔上金属般的深皱纹快乐地收缩在一起。这个和铅、铁、铜打交道的人，又变成一个有血、有骨、有肉的人。当他背倚支柱，纹丝不动如一尊石像，只要韦萝妮克一声叫喊，石像便活动起来；他跳过一堆堆废铁把她找到，她童年时老拿着堆在宽大店堂深处、城堡拆剩下来的东西玩，但从来没受过伤；她也到街上或邻居家玩耍，但始终不离母亲的视线。必须说明，索维亚夫妇是虔诚的教徒。大革命高潮时，索维亚逢礼拜天和节日照旧上教堂，有两次，他去望一位非宣誓派教士^①的弥撒，险些掉了脑袋。最后，他被指控帮助一名主教逃跑，——

①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没有宣誓遵守《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教士。

这倒没有冤枉他——救了主教的命，因而被投入监狱。幸而市集流动商对锉刀和铁条并不生疏，终于越狱成功；他被缺席判处死刑，顺便说一句，他从未自行投案，是享尽天年而死的。妻子和他同样虔诚。这家人的吝啬只在宗教的召唤面前让步。废铁商老两口斤两不差地献出祝圣面包，并为教会募捐。如果圣艾蒂安教堂的副司铎来他们家求援，索维亚或他妻子立即痛痛快快地去拿他们自认为应向堂区施舍的那份财物。自一七九九年以来，每逢复活节，他们总给立柱上被毁的圣母像点缀上黄杨枝。百花盛开的季节，尤其在韦萝妮克出世以后，过往行人看见圣母像前圆锥形的蓝玻璃杯里总插着一束束鲜花。举行迎神赛会时，索维亚夫妇精心地给房子张挂缀满花朵的墙幔，帮助搭盖和装饰临时祭坛，这是他们十字路口的骄傲。韦萝妮克·索维亚按照基督徒的方式抚养长大。从七岁起，索维亚夫妇为她请了一位原籍奥弗涅的仁爱会修女当教师，他们曾给这位修女帮过一点小忙。这两口子，在只关系到他们本人或他们时间的问题上，还是挺客气的，他们乐于助人，就象穷人们真心相助。仁爱会修女教韦萝妮克阅读和写字，讲授上帝子民的历史，教理，《旧约》和《新约》，还教一点算术。修女认为教这些就够了，其实已经太多了。九岁时，韦萝妮克的美貌使四邻惊讶不已。人人赞美那张脸蛋，有一天它说不定会出现在热心寻找理想美的画家们的笔端，她绰号小圣母，有希望出落得身材苗条，皮肤白净。她那张圣母式的脸庞——老百姓是这样称呼她的——配着一头浓密的金发，更显出五官的清秀。谁见

过提善^①的巨幅油画《圣殿献堂瞻礼》中出神入化的小圣母，谁就想象得出韦萝妮克孩提时的模样：同样的天真烂漫，同样天使般惊讶的眼神，同样庄重纯朴的态度，同样公主般的仪态。她十一岁那年出了天花，多亏玛尔特修女照料才幸免一死。在女儿生命岌岌可危的两个月里，索维亚夫妇让全区居民看到了他们的一片柔情。索维亚不再出门做买卖，一直呆在铺子里，不时上楼去看女儿，整夜和妻子守在她身边。他那无声的悲痛看上去如此深沉，以至谁也不敢和他讲话，邻居们同情地望着他，只向玛尔特修女探问韦萝妮克的病情。病势危笃的那几天，行人和邻居们看见索维亚有生以来唯一一次眼眶里久久滚动着泪珠，沿着凹陷的双颊滴下；他不去擦眼泪，几小时地在那儿发呆，不敢上楼去女儿房间，两眼视而不见，来了小偷他也不会发觉的。韦萝妮克的命保住了，如花的容貌却毁了。面色褐里透红，均匀润泽的脸上落下了无数小坑，弄糙了皮肤，深深嵌进白嫩的皮肉里。额头没有逃过这场灾难的蹂躏，皮色变深，仿佛挨了捶打。砖红的肤色和一头金发极不协调，破坏了先定的和谐。皮肤被任意撕扯，留下了坑坑窪窪，损害了完美的侧影，损害了细腻的面部和鼻子的轮廓（希腊式的直鼻梁几乎看不到了）以及细巧如白瓷碗边的下巴的轮廓。病魔只对它触及不到的眼睛和牙齿留了情，还让韦萝妮克留下了典雅优美的身段，丰满的曲线和风姿绰约的腰身。十五岁时她出落得一表人材，而且规矩善良，忙碌勤快，足不出户，这给索维亚夫妇

^① 提善(约1490—1576)，又译提香，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

带来莫大的安慰。在她养病期间和初领圣体以后，父母把三楼的两间屋子给她作居室。索维亚对自己和妻子那么苛刻，这时也有点讲究舒适了；他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念头，要给女儿补偿她尚未意识到的损失。韦萝妮克失去了这两个人引为骄傲的美貌，他们更把她视为掌上明珠。有一日，索维亚背回来一块碰巧买到的壁毯，亲自钉在韦萝妮克的卧室里。出售一座古堡时，他为她留下了一张贵妇人睡过的红锦缎床，同样料子的窗帘，红锦缎面子的扶手椅和坐椅。他给女儿住的两间房布置了古式的家具，却始终不知道这些家具的价值。他在窗台上摆了几盆木犀草，外出做买卖时带回玫瑰、石竹，各色鲜花，大概是园丁或客店老板送的。倘若韦萝妮克能作一番比较，并且了解双亲的性格、生活习惯和无知的程度，她就会知道在这些小事上凝聚着多少情意；但是她对父母的爱是自然天成，不假思索的。母亲从商人手里买最漂亮的内衣给韦萝妮克，任她选购自己喜爱的衣料。女儿生活简朴，不好挥霍，使父母很高兴。过节时有件蓝绸长袍，韦萝妮克便心满意足，平常的日子，她冬天穿粗羊毛袍，夏天穿条纹印花布连衣裙。礼拜天，她和父母一起去望弥撒，晚祷后沿维埃纳河或在附近散步。平常她呆在家里，忙着做收入归穷人所有的绒绣，所以她的生活最俭朴，最纯洁，最值得称道。她有时还为济贫院在衬衣上装饰花纹。做活之余，她也读读书，只读圣艾蒂安教堂副司铎借给她的书，这位教士是经玛尔特修女介绍与索维亚一家认识的。

对于韦萝妮克，家庭经济法已完全中止执行。母亲亲自

给她开小灶，很高兴女儿享用精选的饮食。父母仍然吃他们的核桃、干面包、鲱鱼、咸牛油烩豆子，却惟恐韦萝妮克吃的不好，不新鲜。“你们得为韦萝妮克花不少钱吧，”在街对面开店的帽商对索维亚老爹说，他为儿子打着韦萝妮克的主意，因为他估计废铁商有十万法郎的家私。“对，邻居，对，”老索维亚答道，“即使她向我要十埃居，我也会给的。她要什么有什么，可她从来不提任何要求。她温顺得象只羊羔！”韦萝妮克的确不知东西的价钱；她从来不需要什么；结婚那天才见到金币，从来没有体己钱；母亲替她买东西，满足她的一切心愿，为了向穷人施舍几个钱，她只得去掏母亲的口袋。“她花不了你们多少钱咧，”帽商于是说。“这是您的想法！”索维亚回答。“一年四十埃居都不够。单说她的卧房，家具就值一百多埃居，不过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可以听之任之。反正我们那一点儿财产最后全是她的。”“一点儿？您该很有钱哪，索维亚老爹。您做了四十年生意，从来没亏过本。”“啊！谁会为一千二百法郎割我的耳朵！”老废铁商答道。

自从韦萝妮克那张人人夸赞的小姑娘的脸失去它的娇美后，索维亚老爹更卖力气，生意越做越兴隆，从此一年要去好几趟巴黎。众人猜想他希望用金钱来补偿他所谓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女儿的损耗。韦萝妮克十五岁时，家里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父母每晚去女儿的房间，她借着放在盛满水的玻璃球后的一盏灯的微光，为他们朗读《使徒行传》，《传教士书简集》，总之副司铎借给她的一切书籍。索维亚老

太太边听边织绒线，算计着这样能把灯油钱赚回来。街坊们可以从家里望见这两位老人，象中国瓷人似的纹丝不动坐在扶手椅里，尽力用除生意和宗教信仰之外对一切都反应迟钝的智力倾听着，赞叹着女儿。世上也许会有些姑娘和韦萝妮克一样纯洁；但没有一个比她更纯洁，更谦逊。听到她的忏悔，天使会惊讶，圣母会高兴。十六岁时，她完全发育成熟，一切都定了型。父母个子不高，她也是中等身材；但是她的体态柔软轻盈，被画家们苦心寻找、经造化细细勾勒的曲线如此完美，尽管隔着内衣和厚厚的外衣，行家一眼便能看出那柔美的轮廓。韦萝妮克老实，纯朴，自然，一举一动毫不做作，更显出身段的优美。如果允许借用一个有力的司法术语，那么她正在“全部生效”。她长着奥弗涅女人的丰满的胳膊，客店俊俏女佣发红的、胖乎乎的手，与体形相称的大而端正的脚。在她身上正发生一种迷人的、神奇的现象，预示爱她的人将得到一位躲开众人目光的女子。这个现象或许是双亲对她的美貌赞不绝口的原因之一，他们说她的美丽超凡脱俗，这话使街坊们大惑不解。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大教堂的教士和走近圣餐台的善男信女。当强烈的感情在韦萝妮克心中爆发时，——她领圣体时的宗教热狂应当算作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的强烈激情之一，似乎有一道内在的光把麻点抹掉了。儿时那张纯洁无瑕、光彩照人的脸重现出原有的美貌。尽管疾病给这张脸罩上一层粗糙的轻纱，它仍然神采奕奕，好象透进阳光的海水下一朵神秘地闪闪发光的花。韦萝妮克的变化转瞬即逝，小圣母的出现与消失和天主显灵一般。收

缩性很强的瞳孔这时放大了，挤压蓝色的虹膜，使它只剩下浅浅的一圈，两眼变得象鹰隼一般炯炯有神，这样，眼睛的变形补足了面孔的奇特变化。是受到抑制的激情的狂澜，还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让通常在黑暗中才放大的瞳孔竟于大白天扩张，叫这双绝美的眼睛由碧蓝转为深褐呢？无论怎样，当韦萝妮克与上帝结合后从祭坛回到自己的位子，以原有的娇艳出现在堂区信友面前时，谁也无法对她漠然视之。她的美丽可以使最漂亮的女子相形见绌。这层肉做的面纱对一个痴情而又嫉妒的男子多么有魅力，它为妻子挡住众人的目光，爱神将揭开它，又让它垂下，蒙住得到允许的欢情。韦萝妮克弯成弧形的嘴唇红得象用朱砂描过，里面饱含着纯洁的热血。下巴颏和脸的下部有点肥厚——照画家赋予该词的含义，根据相面术的严酷法则，这是情欲强烈得近乎病态的征候。又浓又密、变成栗色的头发，在端正而略显威严的前额上方，挽成一个冠冕状的漂亮发髻。

从十六岁到出嫁，韦萝妮克神情悒郁，喜欢沉思。在形影相吊的孤寂中，她和那些离群索居的人一样，只得审视内心排演的大戏：思想的进展，多变的画面，因生活纯洁而愈发炽烈的感情的飞跃。晴朗的日子，路过旧城街的人只要抬起头，便能看见索维亚夫妇的女儿坐在窗前，一边想心事，一边缝纫，刺绣，或在十字布上做绒绣。开裂的褐色窗台上鲜花朵朵，诗情浓烈，铅框里镶着彩画窗玻璃，她的头鲜明地显现在花丛之中。红润的脸有时被红锦缎窗帘的反光映照得格外鲜艳；好似一朵嫣红的花，俏立于她在窗台精心侍

弄的空中花坛之上。这幢古朴的老房子因而呈现出更为古朴的情调：一帧少女的肖像，出自米埃里、凡·奥斯塔德、泰尔比尔和热拉尔·道^①的大手笔，镶在他们爱画的那类残破不堪、古老粗糙的褐色窗框里。每当有个异乡人对这座建筑物感到诧异，驻足呆望三楼时，老索维亚把头探出窗外，直到超过凸出的外墙，这时他才发现女儿正在窗前。废铁商搓着手缩回身，用奥弗涅方言对妻子说：“喂！老太婆，人家欣赏你闺女哩！”

一八二〇年，在韦萝妮克单纯平静的生活中出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事对别的少女可能无关紧要，但对她的前途说不定产生了可怕的影响。有一个节日被取消，全城人照常工作，索维亚一家却关了店门上教堂，然后到郊外散步，路过一个书摊时，韦萝妮克看见了《保尔和维吉妮》^②这本书。由于插图好看，她一时心血来潮买下它，父亲为这本要命的书付了一百个苏，把它揣进礼服宽大的口袋里。“你是不是该把书拿给副司铎看看？”认为一切印刷的书籍都有点象天书一样难懂的母亲对她说。——“我正是这样想的！”韦萝妮克爽快地回答。孩子彻夜未眠，阅读这部小说，这是法国语言中最感人肺腑的作品之一。书中描写了男女间半带《圣经》古风、无愧于洪荒时代

① 米埃里(1635—1681)、凡·奥斯塔德(1610—1685)、泰尔比尔(1617—1681)、热拉尔·道(1613—1675)，均为十七世纪荷兰画家。

② 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小说，发表于一七八七年，以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为背景，描写一对少年男女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